

崇文閣

禅解儒道丛书

明 憨山 著
梅愚 点校

老子道德经解



《老子》一书，向来解者例以“虚无”为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处。故予于首篇，将“观无”“观有”一“观”字，为入道之要，使学者易入。





禅解儒道丛书

[明] 憨山 著
梅愚 (点校)

老子道德经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道德经解/(明)憨山著;梅愚点校. —武汉:崇文书局,2015.9
ISBN 978-7-5403-3997-5

I. ①老… II. ①憨… ②梅…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
—研究 IV. ①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675号

老子道德经解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11层 430070)
营销电话 027-87393855 传真:027-87679712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75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3-3997-5
定 价 18.00元

整理说明

一、本书以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金陵刻经处刊本为底本。

二、原书为繁体竖排，文中不分段；今改为简体（为避免歧义，保留了若干异体字、通假字）横排，并依文义予以分段，且施以现代标点。校正字词有讹误者，于脚注中标出。

三、书中《道德经》原文依据憨山的“解”进行句读，与通行的句读有诸多不同，这也是憨山解《道德经》的过人之处。如第一章中下面这段文字，依憨山的“解”应点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四、本书总体上由四部分构成：1.《老子道德经解（发题）》，2.《老子道德经解（上篇）》，3.《老子道德经解（下篇）》，4.附录《观老庄影响论》。第一部分将“发明宗旨”“发明趣向”“发明工夫”“发明体用”“发明归趣”，总归为《老子道德经解（发题）》；第二、三部分是憨山对《道德经》原文的解；第四部分是篇独立的论文，金陵刻经处刊本一并收入，今从旧例。

五、为方便阅读，本书在《道德经》每章前添加章序号。

目 录

注道德经序	1
老子传	3

发 题

发明宗旨	5
发明趣向	6
发明工夫	6
发明体用	8
发明归趣	10

上 篇

一章	11
二章	14
三章	16
四章	18
五章	20
六章	22
七章	23
八章	24
九章	25
十章	27
十一章	30
十二章	31

十三章	32
十四章	34
十五章	36
十六章	38
十七章	40
十八章	42
十九章	44
二十章	46
二十一章	49
二十二章	51
二十三章	53
二十四章	55
二十五章	56
二十六章	58
二十七章	60
二十八章	62
二十九章	64
三十章	66
三十一章	68
三十二章	70
三十三章	72
三十四章	74
三十五章	75
三十六章	77
三十七章	78

下 篇

三十八章	79
三十九章	81

四十章	83
四十一章	84
四十二章	86
四十三章	88
四十四章	89
四十五章	90
四十六章	92
四十七章	93
四十八章	94
四十九章	95
五十章	97
五十一章	99
五十二章	101
五十三章	103
五十四章	105
五十五章	107
五十六章	109
五十七章	111
五十八章	113
五十九章	115
六十章	117
六十一章	119
六十二章	121
六十三章	123
六十四章	126
六十五章	128
六十六章	130
六十七章	132

六十八章	135
六十九章	137
七十章	139
七十一章	141
七十二章	143
七十三章	145
七十四章	147
七十五章	149
七十六章	151
七十七章	152
七十八章	154
七十九章	155
八十章	156
八十一章	158

附录：观老庄影响论

叙意	160
论教源	161
论心法	162
论去取	162
论学问	164
论教乘	164
论工夫	167
论行本	169
论宗趣	170

注道德经序

予少喜读老庄，苦不解义。惟所领会处，想见其精神命脉，故略得离言之旨。及搜诸家注释，则多以己意为文，若与之角，则义愈晦。及熟玩庄语，则于老恍有得焉。因谓注乃人人之老庄，非老庄之老庄也。以老文简古而旨幽玄，则庄实为之注疏。苟能悬解，则思过半矣。

空山禅暇，细玩沉思，言有会心，即托之笔。必得义遗言，因言以见义。或经旬而得一语，或经年而得一章。始于东海，以至南粤，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

以文太简，故不厌贯通，要非枝也。尝谓儒宗尧舜，以名为教，故宗于仁义；老宗轩黄，道重无为，如云“失道德而后仁义”，此立言之本也。故庄之诮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论则骇俗，故为放而不收也。当仲尼问礼，则叹为“犹龙”，圣不自圣，岂无谓哉？故老以无用为大用，苟以之经世，则化理治平，如指诸掌。尤以无为为宗极，性命为真修，即远世遗荣，殆非矫矫。苟得其要，则真妄之途，云泥自别。所谓“真以治身，绪余以为天下国家”，信非诬矣。

或曰：“子之禅贵忘言，乃晓晓于世谛，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鸦鸣鹊噪，咸自天机；蚁聚蜂游，都归神理。是则何语非禅，何法非道？况释智忘怀之谈，讵非入禅初地乎？且禅以我蔽，故破我以达禅，老则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当以此为乐土矣。

注成，始刻于岭南，重刻于五云南岳与金陵，今则再刻于吴门。以尚之者众，故施不厌普矣。

老子传

按《史记》：

老子者，楚苦音怙。县厉音赖。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亦云柱下史。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蓬累，箬笠也。首戴之而行，言无车盖也。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称老子。

发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虚无自然为妙道，此即《楞严》所谓“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识空昧之体也，以其此识，最极幽深，微妙难测，非佛不足以尽之，转此则为大圆镜智矣。菩萨知此，以止观而破之，尚有分证；至若声闻不知，则取之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则执之为冥谛；此则以为虚无自然妙道也。

故经曰：“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佳饌，纵经尘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

此言“识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体，至虚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诸缘，故非空。不知天地万物皆从此识变现，乃谓之自然；由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故谓之妙；至精不杂，故谓之真；天地坏而此体不坏，人身灭而此性常存，故谓之常；万物变化，皆出于此，故谓之天地之根，众妙之门。

凡遇书中所称真常玄妙、虚无大道等语，皆以此印证之，则自有归趣。不然，则茫若捕风捉影矣。故先示于此，临文不烦重出。

发明趣向

愚谓看老庄者，先要熟览教乘，精透《楞严》，融会吾佛破执之论，则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后精修静定，工夫纯熟，用心微细，方知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实实看得身为苦本，智为累根，自能隳形释智，方知此老真实受用至乐处。更须将世事一一破，人情一一觑透，虚怀处世，目前无有丝毫障碍，方见此老真实逍遥快活，广大自在，俨然一无事道人。然后不得已而应世，则不费一点气力，端然无为而治。观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己。

《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谓老之有庄，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实话，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谈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体会，只以语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拟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学疏狂之态者有之，而未见有以静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谓“知我者希”矣。冀亲二子者，当作如是观。

发明工夫

《老子》一书，向来解者例以虚无为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处。故予于首篇，将“观无”“观有”一“观”字，为入道之要，使学者易入。然观照之功最大，三教圣人皆以此示

人。孔子则曰“知止而后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即了悟之意。佛言止观，则有三乘止观、人天止观，浅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观也，老子乃天乘止观也。

然虽三教止观浅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执为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尽以“我”之一字为病根。即智愚贤不肖，汲汲功名利禄之场，图为百世子孙之计，用尽机智，总之皆为一身之谋。如佛言“诸苦所因，贪欲为本，皆为我故”，老子亦曰“贵大患若身”。

以孔圣为名教宗主，故对中下学人，不敢轻言破我执，唯对颜子，则曰“克己”，其余但言“正心、诚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诚，身既修，以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间，各尽其诚，即此是道，所谓“为名教设”也。至若绝圣弃智，无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轻易举似于人，唯引而不发，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至若极力为人处，则曰“克己”，则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胆毕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执心，我者我心，克者尽绝，毋者禁绝之辞，教人尽绝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圣人虚怀游世，寂然不动；物来顺应，感而遂通；用心如镜，不将不迎；来无所粘，去无踪迹；身心两忘，与物无竞。此圣人之心也。

世人所以不能如圣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动即是苦。孔子观见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绝之。即此

之教，便是佛、老以无我为宗也。且“毋”字便是斩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绝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学者不知耳。

至若吾佛说法，虽浩瀚广大，要之不出破众生粗细我、法二执而已。二执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经文，皆是破此二执之具。所破之执，即孔子之四病，尚乃粗执耳。世人不知，将谓别有玄妙也。

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专以破执立言，要人释智遗形，离欲清静。然所释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遗之形，即固、我也；所离之欲，即己私也。清静则廓然无碍，如太虚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尝不符，第门庭施設，藩卫世教，不得不尔。以孔子专于经世，老子专于忘世，佛专于出世。然究竟虽不同，其实最初一步，皆以破我执为主，工夫皆由止观而入。

发明体用

或曰：“三教圣人教人，俱要先破我执，是则无我之体同矣。奈何其用，有经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体用皆同，但有浅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为一己之私，何以经世？佛、老果绝世，是为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无我方能够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其实一也。

若孔子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则诚，体也；诚则形，用也。心正意诚，体也；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用

也。老子无名，体也；无为而为，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且经世以尧舜为祖，此岂有名有为者耶？由无我方视天下皆我，故曰“尧、舜与人同耳”。以人皆同体，所不同者但我私为障碍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则无形碍，故汲汲为之教化，以经济之，此所以由无我而经世也。

老子则曰：“常善教人，故无弃人。”无弃人，则人皆可以为尧舜，是由无我方利生也。若夫一书所言“为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语，皆以无为为经世之大用，又何尝忘世哉？至若佛，则体包虚空，用周沙界，随类现身，乃曰：“我于一切众生身中成正觉。”又曰：“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众生发菩提心，宁使我身受地狱苦，亦不疲厌。”然所化众生，岂不在世间耶？既涉世度生，非经世而何？且为一人而不厌地狱之苦，岂非汲汲耶？若无一类而不现身，岂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尝云：“西方有大圣人，不言而信，无为而化。”是岂有心要为耶？

是知三圣无我之体、利生之用皆同，但用处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从一身以及家国，后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国，且要人人皆做尧舜，以所祖者尧舜也。老子因见当时人心浇薄，故思复太古，以所祖者轩黄也，故件件说话，不同寻常，因见得道大难容，故远去流沙。若佛则教被三千世界，至广至大，无所拣择矣。若子思所赞圣人，乃曰：“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知孔子体用，未尝不大，但局于时势耳。正是随机之法，故切近人情。此体用之辩也。

惜乎后世学者，各束于教，习儒者拘，习老者狂，学佛者隘。